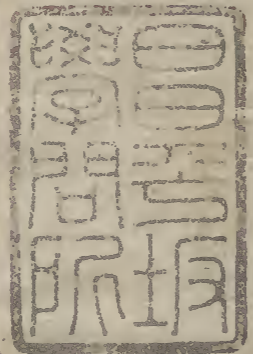


无豐類稿

五十終  
續附

跋尾

			漢書門類
		一七二七	號
	一三	函	
	一七	架	
一七	冊		



內閣文庫			
一七二七	號	漢書	
一七	冊		
一四	架		
三五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27	
冊數		17	(17)
函號	315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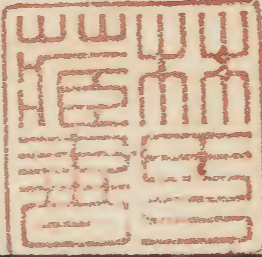




元豐類藁卷之五十

淺草文庫

南豐後學邵康校刊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僊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鄉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末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衷為



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翰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一記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帝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



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帝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立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道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

啓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秉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摠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



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為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昇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謠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滂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彬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真水黎溪蘆溪曹

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為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



惟十有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允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

度使張守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沒於羗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徃徃多在世皆以謂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西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  
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為始判  
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  
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  
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為始  
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  
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

通判軍州事李幹為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  
校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  
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  
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  
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  
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  
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  
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勅衡官椽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阨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澗池治峭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邨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邨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示余始知其為李翁也未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而貴



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  
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出於  
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  
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  
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邠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嶠  
欽西狹邠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  
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類彙卷之五十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南豐後學邵蕲校刊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  
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  
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  
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大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  
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  
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  
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  
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  
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  
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  
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元配  
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  
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  
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愬意愈息怱懣假承  
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

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  
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  
鐸始也初箴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子  
與之參以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而耻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  
為宋名臣皇考光祿傳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  
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  
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  
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  
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楊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折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

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



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  
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  
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廼俾鄉戶輸錢  
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  
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  
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  
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  
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  
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  
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

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  
務去民疾苦急姦疆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  
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  
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噐擬  
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  
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  
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  
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  
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  
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



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  
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子袍帶  
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  
出自言友諒智力兼人公外示章顯寔欲搆貳其徒使  
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  
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  
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  
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  
衆觀望十百為群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  
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

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  
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  
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  
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  
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  
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  
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聞訟衰熄  
綱紀具脩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  
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  
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



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  
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  
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  
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  
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歲之以十五  
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  
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  
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  
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洪會歲  
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

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  
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毀最人賴  
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  
歛芻粟價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  
又為之區處次舍并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  
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  
守賊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  
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  
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  
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奸者禁婦女毋入



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  
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  
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  
二枚故甃十之六募人簡棄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  
得十之二九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  
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  
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  
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  
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  
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

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  
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  
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  
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  
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  
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  
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  
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  
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  
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



南齊文集 卷五十一 七  
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  
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  
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廼得  
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  
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  
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  
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  
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  
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  
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

語廢遂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  
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  
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  
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衆所  
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  
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  
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  
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  
特用卿之漸爾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  
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



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  
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  
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  
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  
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牋奏  
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  
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  
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吊以謂  
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  
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

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  
不善之意來者埃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過僚  
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為辨  
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價必以厚予價必  
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  
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  
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  
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讐對至  
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  
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集其藁為元豐類藁



西華集 卷三十一 九  
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  
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  
不遂而黜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  
營飭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  
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  
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  
中振起而亢大之寔公是賴平晷未嘗遠去太夫人  
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徒官太夫人愛之異甚  
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  
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

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僂耶不然吾母之賢也  
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  
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  
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  
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  
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  
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  
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  
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公葬  
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為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数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於經微言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感其議論古今治

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閭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寔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



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入錢歲  
饑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  
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  
民為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  
俗悍喜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  
貲雄里中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  
首寘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斂橫  
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  
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  
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宄

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  
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  
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  
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  
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  
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  
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  
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  
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  
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



南豐縣志 卷五十一  
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劔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其工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繇是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

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劇處然公為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頽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為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為法後終不可改察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



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為史館

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愆忘愈息憇公既卒上以綱為承務郎愆為假



承務郎勅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為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犇走四

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為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為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為之相吊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於外



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  
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  
左右慎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  
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  
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歲父子見稱仲尼  
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  
從容睠睠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計聞計亟  
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茲之銘  
是謂不沒

神道碑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  
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  
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  
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其履闕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  
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  
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  
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  
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與積歲通有無老  
稚怡怡不出里閭鼓腹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強豪宗



南豐文集 卷五十一  
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譏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盜依以為淵茲公

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



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  
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  
以厲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  
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  
頭勅所在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  
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  
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  
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蒞至  
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  
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

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  
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  
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  
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  
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哲  
忘愈息憊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  
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  
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  
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  
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



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繼  
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家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  
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  
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  
有恩意四第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  
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  
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  
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  
其蓄彌彌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說嗥吠  
公不聽瑩徑前無閔砭廢藥瘍抉昏剔曠波濤云云  
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  
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  
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椽曹翔翔書府  
如鷲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  
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歲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  
式誥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  
補葺刑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  
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  
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勅



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既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泰觀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鄆封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蹇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宵

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脩以跋蹇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墳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纔斯須兮遽電滅而歛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





而脩阻兮曾莫莫乎酒漿悲填膺而涕鬱兮聊自託  
於斯文

挽詞

陳思道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  
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  
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卷五十一終

### 重刊元豐類藁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  
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  
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  
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  
當是嘗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  
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



南豐文集  
卷一  
能不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  
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南豐  
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  
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  
行之其言之而為文亦雄偉奔  
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  
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

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  
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為何  
如於戲先生所際如是所學所  
行如是所從來所抱負又如是  
其文足呂鳴世而並稱歐蘇王  
曾四大家又豈偶然哉洪家食  
肯嘗覩先生元豐類藁於邑之



元氏欲手鈔之而未暇及暮則  
已為有力者所取去矣其後宦  
游京師閱館閣雒有此書目而  
其帙皆留玩於他所曰又竊嘆  
不獨其文不偶然雒讀之亦不  
可偶得也歲之四月洪疾得告  
南歸過宜興訪友人鄒大尹孟

旭宿留累日為洪道其始得類  
藁寫本於國子司業毘陵趙公  
琬謀刻之繼又得節鎮南畿工  
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忱示呂官  
本彼此叅校刻梓成矣試為我  
序之洪曰嗟夫是書之行亦豈  
偶然哉有數存焉耳蓋唐自韓



柳至宋三百餘年始有歐蘇王  
曾出而繼之自宋歐蘇王曾至  
今

大明又五百餘年矣而我

列聖誕布文命于四海亦八十年  
於茲所謂文運與氣運正當會  
合亨嘉之日也得無名世者出

呂繼歐蘇王曾歟此先生之文  
所以始於周趙二公而刻成於  
大尹以盛行於世而為世學者  
之楷範也豈復有區區不得讀  
斯文之歎哉洪不能序斯文亦  
有不待序而行者獨惟大尹之  
刻本不為無補於世無功於學



者不可使其無聿也故忘其淺  
陋為僭書此於篇端焉大尹名  
旦孟旭字也世為樂安故家知  
碭山宜與二縣事所至多惠愛  
及民而律已尤嚴若大尹可謂  
賢也矣

正統十二年歲舍丁卯夏五月

辛亥

賜進士翰林脩撰樂安姜洪序



元豐類藁後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為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常欲抽辦香脩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為魁樞千峰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官諸生訪



南豐文集 後序 六  
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  
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烏得辭其責  
廼致書雲仍留畊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  
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  
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不汲汲於它務者憫  
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

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  
拜手書于卷尾

昔南豐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  
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碩今歐  
蘇王三集世有印本獨曾集散逸無傳近世士  
大夫家蓋少得見其全集者予鈔錄此本藏之  
巾笥久矣嘗議重刻諸梓與三集並傳而力不  
逮比宜興縣尹樂安鄒旦孟旭考秩來

京訪予太學間論及曾文而孟旭亦以世不多  
見為憾予因出所藏以相示孟旭閱之而喜曰  
宜廣其傳遂屬其回任取梓刻焉板成徵言以



南豐文集 卷之七  
識其後嗟乎曾氏之文粲然如日星之麗天而  
光耀不可掩焉者固無俟乎予言然後之君子  
不為古文則已苟欲為之要不可不取法於此  
猶離婁公輸子之欲成方圓而必以規矩也孟  
旭尊崇先正篤意斯文而為此義舉其好善懿  
德何可以不書哉庸題末簡以識其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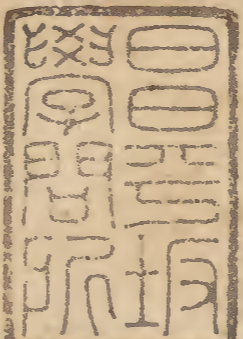
正統十二年七月七日毘陵後學趙琬識

重刻元豐類稿跋

南豐曾先生所著元豐類稿詩九八

卷宜與原有刻本傳于世知南豐事楊  
君參謂先生邑人也流風餘韻猶有存  
者况文乎乃以宜興舊本命工翻刊以  
傳盖欲邑之學者人人有而誦之孟軻  
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學者誦先生之文則知先生矣知先生  
 則於感發也特易易焉耳參身任師帥  
 欲學者景行鄉之先哲可謂善於教歟  
 書之簡末豈徒識乎歲月亦著參所存  
 所施異於人云  
 後學長樂謝士元書于思政堂時  
 成化壬辰六月也



